

真美、真臭、真臭美

文/邓海南

乘坐游轮是一种通常的跨海旅游方式。一般的游轮上有两套人马:一套是驾驶系统,人员有船长、大、二、三副、负责轮机工作的机师和负责甲板工作的水手。另一套是服务系统:有专门人员服务于前台、餐厅和客房。而我们乘坐的海钻石号,因为进行的是极地旅行,所以必须多出一套人马——探险队。

探险队员们负责的是:在和船长商定了停船位置后,从轮船上放下登陆用的橡皮艇,先驾艇在准备登陆的海域进行试探性巡游,确认风浪无碍于安全时,再让全体游客分组登艇,一半人员先登陆,另一半人员则在附近海域巡游观景;然后再做交换:巡游的人员登陆上岸,岸上的人员乘艇巡游。当每个游客在此地点都体验过了登陆和巡游之后,一次探访行动宣告结束。还有很重要的一动作是:在每次游客登陆之前,探险队员们不仅要要在岸上规划好对人对动物都

能保障安全的行进路线,还要预先将干粮、饮水和帐篷等物资送上岸,以防气候骤变登陆人员回不了轮船时,能够在岸上扎营度夜。为了保证游客的绝对安全,探险队事先对全体游客都进行了救生演习;每次登艇严格按事先分组进行,出船和回船都要报姓名舱号以确保无一遗漏;而巡游时,负责驾驶的探险队员都会尽量把皮艇开得平稳,尽可能多地让游客拍照、感受,多欣赏一些南极的美。而当每天傍晚来临,探险队员们都会在轻松幽默的气氛中,为大家进行这一天的探险回顾。所以在船上的半个月中我们接触最多的,就是这些探险队员。

轮船经过两天航行到达南设得兰群岛,登岛行动终于开始了。因为在南极地带观景首先要看的是大自然的脸色,所以当气候条件允许时,探险队员们一点时间也不敢浪费,凌晨使用广播将大家叫醒,第一次登陆行动于早上五点开

始。我们按照事先排定的名单每組十一人,依次上艇登岸。在黎明的光线中,我们终于和南极的岛屿亲密接触了。按照探险队员们事先教练演习的动作,以臀部在橡皮艇的边缘移动,然后将穿着防水长靴的脚踏入岸边浅水,踩稳后再涉水上岸。站定之后,山上白雪、水中蓝冰、还有那站满了金图企鹅的长长海滩,一下子占满了眼眶、挤满了眼帘,那种壮观,那种美丽,简直令人窒息!

且慢,我说的是令人窒息吗?是的,在这个初见南极的无风的清晨,除了难以想象的美丽令人窒息,还有一种东西也令人窒息,那就是一种臭味,准确地说,是聚集在海滩上的成千上万的企鹅们的排泄物产生的臭味,如果不是这宽阔的美景使你心胸敞开,换一个封闭空间,这臭味足以把你熏倒。我对南极的第一印象,两个字:臭美!真的臭,也真的美!

但后来,当我们离开了海钻石

号,回忆起帮助我们在南极登陆和巡游的探险队员们时,我想起的竟也是这两个字:臭美!为什么呢?探险队员们来自不同国度: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日本……真正是五洲四海;他们也各有所专:摄影家、医生、气候学家、动物学家、鸟类专家、地理学家……真正是各显其能;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的是同一个情结:对极地的热爱。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友善、亲切、敬业,年龄有老有少,却都单纯得如同萌萌哒的企鹅。他们并不需要多么高的报酬,只要能在极地工作,用专业技能帮助游客了解极地、爱上极地,就是他们所要的幸福。当然,我说的臭美,并非真臭,而是他们自我满足、怡然自得的那种微醺般的臭臭的状态。

但是,真美!无论是南极,还是他们。■

温哥华慢游

文/李幸

关于北美这块土地,没来之前,能够搅动心潮的东西,当属《自新大陆》,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那首优美的交响曲。作曲家51岁时到美国住了3年,第二年以黑人音乐为素材创作了他的“第九”,跟贝多芬带合唱“欢乐颂”的“第九”一样,为自己交响曲的收山之作。

粗略的认知,温哥华是一个濒太平洋城市,其实不然。在其西边,有一大岛叫温哥华岛,替它整个儿挡住了大洋的风风雨雨。该岛形状像台湾,一个地瓜样儿,南北比台湾略长几十公里,东西则窄一些,面积也稍小一些,3万1千平方公里(台湾3万6千平方公里)。就它想起孙中山的出生地翠亨村,在广东省香山县(今中山市),漫说是在海边,但在该村东面,有一行小山,替它挡住了南海来的风雨。其地形之妙,风水先生必赞。

温哥华岛跟温哥华没有隶属关系,该岛只有70多万人口,一半居住在南端的维多利亚市。该市是卑诗省(不列颠哥伦比亚,英文简称BC)省会,温哥华也属于该省。往南一点儿,就是西雅图,格蕾医生的日记,就在那儿写的——那部美剧里常常下雨,跟温哥华的冬季或江南的梅雨季一样,据说下得人很忧郁。

温哥华现在是一个区域的说法,一般称“大温地区”,共有21个大小不等的连成一片的市或镇,管理协调这些市镇共用资源以及应付共同问题的行政机构称“大温哥华区域局”。在网上晒出该地区图,有一平素喜欢收集地图的朋友立刻指出,三面环海,两江穿流,是个好地方。

大温地区的地理和行政中心其实在温哥华市东边的本那比市。住下后驾车往四下各走十几公里,最强的感受是:高层住宅很少,公寓楼也不多,主要居屋是绿丛中的各式别墅。所谓别墅,乃中国大陆的说法,当地华人分为独立屋和城市屋(Townhouse,即非独栋别墅)。感觉独栋还多于联体。

常听出国旅游回来的人说,发达国家的高楼和高速公路比咱北上广深地区差远了。没有听到谁说关键的差别在民居(暂不论人均绿地面积)。

是差别,但无奈。加拿大国土面积略大于中国,人口却只有3000多万。卑诗省陆地面积92万多平方公里,人口只有440万,而广东省陆地面积不到18万平方公里,人口却过亿了。

为了降低公共资源成本,使交通、水电也包括媒体以及商业相对发挥效能,加拿大必须大都会化、城市化。比如卑诗省440万人,省会维多利亚只有33万人,其他城市一般几万到10几万人,而大温地区占了全省一半,就容易搞建设。比如该地区有两条地铁线,别的城市都没有。■



安静的沙丘 摄/田必勇

在梵高博物馆

文/张昌华

一声枪响,梵高倒在麦田中。他自杀的本领远不如他的绘艺高超,一枪没有击中要害。他满身鲜血,东倒西歪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,两日后,才完成他最后一幅行为艺术杰作:自杀。结束了他苦难而辉煌的一生。得年三十有七,时为1890年7月29日。

说起梵高博物馆的藏品,首当归功于其弟媳乔安娜。梵高逝世后六个月,弟弟提奥在丧兄悲痛中撒手人寰。他毕生以收藏其兄画作为乐事。梵高一生给提奥写了数百封信;作画八百幅,生前只以400法郎卖出一幅。提奥逝世后,梵高画作存积在家中,乔安娜读了他的信后,一心想让世人重新认识梵高。于1914年出版了三卷本《梵高书信集》,引起世人广泛关注;然而梵高的画作仍堆积在家中。1927年乔安娜去世,其子文森特成了这些画作和信的当然继承人。大部分

作品长期以签约方式供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展览。文森特担心伯父这些遗物将来会流散,向荷兰政府提出捐赠,希望政府提供一间永久性的藏馆。当局应允,1963年梵高美术馆动工,1973年开放。荷兰女王朱丽安娜亲自剪彩。

今年是梵高逝世125周年。初夏,笔者到梵高博物馆“朝圣”。馆前没有广场,靠着马路,出租车停靠方便。入口处普通得就像一家机关或住户,这方形建筑物,给人一种硬朗、简洁的印象。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瞻者排成长龙。那日下雨,人们披着雨具,秩序井然。博物馆管理非常人性化,有四条通道,两条是正常参观者通道,一条是持特别函件者,还有残疾人专用通道。我冒雨足足排了一个半小时队,方得一睹梵高真迹的风采。

博物馆是四层楼,0层(即一楼)为孩子们开辟一方天地,不仅

有儿童语音导览,还有“免费寻宝活动”。服务台备有多语种版本《馆藏介绍》,自取。还没有商店,为参观者提供各种艺术品,反映梵高生活、艺术的书籍、画作复制品以及小礼品。但有严格规定:不准触摸任何展品,不准拍照、录像。博物馆收藏梵高画作200多幅和书信700余封。全部真迹。馆内展品排列,大致按编年史为序。观众最感兴趣的是梵高自画像。还有《向日葵》《乌鸦和麦田》……有人认为是作品不是“画”,而是“描”,是点的、戳的、涂抹的,借焦虑笔法表达内在情感,也有人说这正是天才疯子画家孤独病态的表现。

在二楼放大的梵高自画像旁,有三个两米高的大立柜,上面贴着长长的外文说明书,我请教友人,友人说,医学上说有种病叫“司汤达综合征”,当患者观赏艺术,尤其是看到震撼人心的艺术品后会

出现眼花缭乱、心跳加快、眩晕等现象。这柜子大概是为了让人测试、体验或治疗用的。有好奇的参观者排队做“柜中人”,我也想尝试一下。太太调侃我,“那是疯子梵高用的,你不要进去把耳朵割下来吓我噢!”柜中空空如也,我坐了五分钟,除了觉得有点气闷之外,没有什么特别。我出来后,太太摸了摸我的右耳取笑说“还在!还在!”我说“这证明我不是天才,也不是疯子”。

步出博物馆已是下午五点,距闭馆还有半小时,雨中还有长长的人群排队买票。我想梵高如果从墓穴中爬起来一定大笑:“你们这群疯子!”■